

酒賭小浪子

卧龙生 著



上



酒赌小浪子

上

卧龙生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酒 赌 小 浪 子(上下)

龙 生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

1993 年第 1 版

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80074—736—0/I·286 定价:21.80 元(上下册)

印数 1—20,000 套

罗天本来在笑，他爱笑，而且笑起来两个酒窝比女孩子还好看，只不过现在他的笑僵在脸上。

因为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左腕。

可怕的是被抓住的这只是左腕而非右腕。因为一个假骰子就夹在左手的拇、食二指之间。

这只大手一使劲，“叭哒”一声，这个假骰子就掉落在桌上，玩假赌被当场抓到会被活活打死的，于是怒吼声暴起。

罗天本来赢了七八百两，正准备退出，现在望着这些银子仿佛已变得非常遥远了。

“揍死他！揍死这个小子！”吼叫声汇成一股洪流，有人擂桌子，也有人吐唾沫。

好像每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他似的。

罗天一向乐天，他不为前途发愁，也不为任何事发愁，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的。

此刻，似乎发愁也没有用了，所以他仍不发愁。

叫嚣声不绝，有人要宰了他，也有人要卸去他的左手，甚至有人建议把他的左手砸烂之后，撒上一些胡椒粉或芥末什么的。

刚才抓住罗天左腕的那汉子双臂一张，道：“各位请安静一下，在下倒有个办法……”

这人能亲手抓住这个小老千，他的办法一定够狠够绝，很具有说服力。

场中静下来，这人像是羊栏中的一头驴，青春的马脸上挂着一抹自得的笑意道：“在这儿杀人，为掌柜的添麻烦，这太不妥。再说，这小子赌钱玩假却也罪不该死……”

于是有人附和，反正在这场合之下，如果有人放个响屁，也必然有人跟着放。

马脸之人道：“这小子弄假，就以赌具招呼他，我数一二三，大家以骰子、牌九或麻将向他招呼，他能逃出‘来来赌坊’的这道门，算他命大，就放过算了……”

有人鼓掌，表示马脸汉子是天才，居然能想出别人所想不出的惩罚办法来。

这可能是因为马脸汉子姜开基的绰号为“云中之虎”的缘故吧！今天在这“来来赌坊”中的武林中人，似乎没有比他的身分更高的了。

这工夫，一个少女在罗天身旁以肘撞了他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叫我一声‘甜姊姊’，我就能救你一命！”

罗天这才嗅到一股幽香，侧头望去，原来是“来来赌坊”掌柜的掌珠小五子，此妞的作风大胆开放。

这妞儿长得不怎么太痒眼，却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劲儿，双臂交叉胸前，把双峰托得好高，颇有故意倨人的架势。

罗天道：“你像个涩柿子一样，这个‘甜’字怎么能加在你的身上？”

“哼！”小五子晒然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？百十人之众，只要有五分之一的骰子、牌九或麻将掷中你的身上，和暗器一样，你是绝对活不成的！”

罗天没说什么，他当然知道，任何一张牌九或麻将牌击中

他的要害都可能致死，何况几十张牌。

“小子！”姜开基大声道：“我数一、二、三，你就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快跑，只要你能跑出这第一道门，就算你的造化！”

罗天没出声，造化不会照顾他，所以他脸上有嘲弄之色，他玩世不恭，嘲弄一切，包括死亡在内。

每个人手中都握了两把骰子、麻将或牌九，没有人希望他能跑出这第一道内门，除非手中没有赌具的人。

自然都希望自己发射出的赌具没有不中的。

当“三”字自姜开基口中喊出时，骰子、牌九和麻将有如漫天飞舞的蝗虫，四面八方飞来。

罗天本来要闪避的，而且已尽了力，只不过所有的赌具似乎都击中了他。

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暗器名手？忽然间又鼓噪起来，很多人都大叫：“我击中了！我击中了！”

的确是击中了，而且居然没有一颗落空。

刹那间沸腾、喧嚣的赌场中鸦雀无声，这么大的屋子，这么多的人好像一下子变成一个真空管。

所有的人都惊住、楞住、呆住。

因为所有的赌具都吸在罗天身上。

才不过十六七岁的小毛头，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力，已经大有疑问，绝的是，麻将牌全集中在胸前。

凡是懂麻将的人都能一目了然，那是一副很难作的牌——“双龙抱”。

是眼睛出了问题？当然不，不可能这么多的眼睛都有问题，有人大叫“双龙袍”！声震屋瓦。

一个赌徒如果在大场面上和一把“双龙袍”，他会引为终生的快事或光荣，这是极难作的牌。

牌九却集中在他的背后，能配对的都配了对，配不上对的也都配成最大的点子。

也许更绝的是十三颗骰子了，一定排开，横布在罗天的额上，居然每颗都是一点，正好是十三点。

这赌场中的人除了老千、油子以及常常进入赌场也都相当在行的江湖人物，那就是开赌场的人，这种人算是见过世面最多最大的了。

只不过他们今天也开了眼界。

如此玄奇的活儿，居然发生在一个小毛头身上。

在现场上的武林中人无人不知，这应该具有上乘内功才能作到的活儿，它的难度在于瞬间要把牌分门别类，个别集中，然后再作适当的配合。

其实罗天比四周的人还要震惊、迷惘。

他素日常常作些怪梦，以超群的赌技，横扫天下赌场而日进斗金，这梦境似乎已经实现了。

这是不是在作梦？如果不是作梦，世上会发生这种事？

只不过罗天的反应都是一流的，他的震惊一闪而过。

既然事实已经确确实实发生在他的身上了，为什么不端起来？

于是，两个大酒窝又在他的双颊上出现。

他又笑了，笑得和平常一样地自然而迷人。

自然得就像他本就具备这等超特的赌技，没什么稀奇一样。

他笑得越甜，姜开基和一千武林中人的脸就绷得越紧。

小五子双手捂着嘴，心道：“这小子真会装熊！”

罗天扫视着像已冬眠的武林人物与赌客，忽然又笑了起来，他从不大笑，所以他的笑能永远保持美好而迷人。

这一笑，奇景又出现了。

罗天身上的赌具纷纷落下，居然又分门别类地叠在一起。

牌九和牌九垛在一起。

麻将和麻将垛在一起。

更不可能的是，骰子落地后一颗颗地往上叠，十三颗叠得虽直，却在摇摇晃晃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。

“这真是神乎其神，玄乎其玄……”有个汉子道：“摇摇晃晃地，一定有个名堂？”

…罗天道：“‘金枪不倒’……”

常在外面跑的过来人都知道，“金枪不倒”是一种春药的名称。

小五子这个十七岁的姑娘，在这等环境中长大，虽然见多识广，不会见人脸红，但却未听说过“金枪不倒”这名词。

“大叔，什么叫‘金枪不倒’？”她问刚才说话的汉子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那汉子摊着手，尴尬地走开。

这时小五子的父亲陪着笑脸上前，把三张银票放入罗天袖中，道：“这位少侠，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，从今以后，只要少侠每隔三五天到本坊来走一趟，在下每月奉上一千两……”

罗天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就这样作了个罗圈揖，说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各位别见笑，后会有期！”扬长而去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是赌神附体？

管他！看看三张银票竟是五千两。

小五子他爹可真大方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，于是他晃进了一家大酒楼，向小二叫了最好的菜和酒。

小二道：“贵客，最好的有时不一定是燕窝鱼翅、熊掌驼蹄，说不定是臭豆腐也未可知。”

“对对对！”罗天道：“小二，你说的有理，酒菜的好坏似乎在于各人的胃口，说说看你们的拿手菜如何？”

点了酒菜，罗天不能不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以前没有遇上这种事？如果不遇上这怪事，后果又会如何？

这工夫，门外走进一个四旬左右的人，手拿一杆布招，上写“刘半仙”及“铁口直断”字样，一下子就坐在罗天对面。

这人相貌平平，衣着随便，笑起来挺讨人喜欢。

中年人道：“在下刘半仙，铁口直断，不灵不收费。”

罗天笑笑道：“我一天混个三饱一倒，既不想问祸，也不想问福，既发不了大财，也不会饿死，所以从不算命。”

刘半仙微微摇头，道：“少侠不久前发了笔小财，但大祸不久就要临头，怎可不信流年之说？”

罗天以为，此人不久前一定也在赌场中，他笑笑表示不信。

“这样吧！我为少侠算算流年，代价是一顿饭局。”

“什么？只混一顿饭”不再收费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罗天笑笑道：“刘半仙，我看你是越混越回去哩！”

刘半仙笑笑，仿佛不大在乎这种揶揄和嘲讽。

罗天道：“吃顿饭算什么？就算你不为我算命，吃吃饭也算不了什么。你懂什么？渊海子平，紫微斗数？”

刘半仙道：“紫微斗数是所有占星术中最精细准确的一种，是根据人的‘生年、月、日’四组干支，推算紫微星辰及其他星辰，以占卜人类的流年及命运，而产生阴阳、生克及化合之道。”

酒菜上来，罗天道：“刘半仙，你自管吃喝，不要客气！”

刘半仙一边灌酒吃菜，一边为他列出干支四柱。

“陀罗入命宫。”刘半仙道：“陀罗属火、金阴，北斗助星化忌，主是非，入令命宫，主孤寂，不守祖业，为人飘落，武人能发达，文人不耐久，若逢紫微，天府文昌会……”

“好好！刘半仙，像‘不守祖业’及‘飘落’等字句，似乎很合我的身分，算算我的父母。”

刘半仙道：“与擎羊、陀罗、火星、铃星、吴宫及地劫同宫，主与父母缘份薄或已离死别！”

罗天自斟自饮，象无动于衷。

“不过，”刘半仙带戏谑之色道：“少侠桃花照命……”

罗天挥筷子道：“你是说我有许多的女人？”

刘半仙摇头道：“而且马上就有一个送上门。”

罗天喃喃地道：“女人虽好，却也是累赘……”

他茫然地望着抹抹嘴离去的刘半仙，居然未说个“谢”字。

其实也不必，算算流年、休咎，换得一餐，这个人未必是潦倒，只是洒脱而已。罗天为了不让刘半仙说中，吃完饭出了酒楼就走出大镇，在四里外镇上落了店。

他一直能有效地控制自己，不受人左右。甚至他也希望不受命运的左右，只不过今天的事他无法解释。

当他洗澡回来时，有个妞儿居然坐在他的床上。

罗天心中大叫：“刘半仙，你真是铁口直断！”

她盘膝坐在床中央，像是酒席中的一道主菜似的。

他笑了，想到“桃花照命”四字，他又笑了。

她就是“来来赌场”场主的千金小五子。

看她坐在床上的那种架式，就像坐在她自己的床上一样。

罗天倚在门上，以老油子那种目光瞄着她，道：“在赌场中，我是不是并没有叫你一声‘甜姊姊’？”

小五子道：“你的确没有。”

罗天耸耸肩道：“我既然没有叫你，你来干什么。”

小五子道：“你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技震整个赌场，表演了神乎其技，我以为你该知道我来干什么。”

罗天笑了，很迷人，也很放肆，至少对一位姑娘是很放肆的。

小五子有点坐不住了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笑得很不礼貌？”

“也许……”罗天道：“只不过女人上了男人的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实在和‘礼貌’二字沾不上关系。”

小五子道：“小罗，你要知道，在还没有显露之前，我就对你有好感，想交你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了。”

罗天坐在床沿上，道：“只怕你不敢交我这个朋友。”

“只怕世上没有我不敢交的朋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是真的我会找上门？”

“好吧！”罗天道：“躺下，把衣服脱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小五子一下子就蹦下床，站得远远的。

此刻似乎就是被罗天瞄一眼都会中毒似的。

“你走吧！你和一般的草地女人一样，找个老老实实的男人嫁了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但我也不是裤带松的女人。”

罗天道：“裤带松有什么关系？哪个人一天不松几次裤带？只怕一个人的观念松那就糟了……”

“什么观念？”

“贞操观念。”

“裤带松的人贞操观念会不松？”

罗天道：“一个人如果能做到‘心中无妓’的境界，就是个赤裸女人躺在床上，他也不会想入非非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

“你当然不信，因为你对自己缺乏信心。”

“不是，我对自己太有信心，只是对你没有信心。”

“如果我要弄你，你不脱我就办不到？”

的确，以他在赌坊中显露的奇学，他的功力深厚，一只手就能制服她。

她道：“叫我在你床上脱光会有好事？”

“却不是坏事！”

“骗鬼！”

“你走吧！你不是能和我混在一起的女孩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，要干什么？总不会是坐在一边欣赏吧？”

“差不多！”罗天道：“我要在你全裸的肚皮上放一个大海碗，碗中有几枚骰子，然后掷骰子。”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练习定力。”罗天道：“不论多么精明高超的赌徒，都有失手的时候，尤其是遇上高手，而失手的关键多在一掷的前一刹那，定力稍有动摇，后果就很悲惨，小则失金丢脸，大则赔上性命。”

小五子打量他很久道：“你的本事那么大，还会失手？”

“强中有自有强中手，天下没有绝对的第一。”

“我不干！”小五子道：“罗天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朋友。”

“你目前还不能算是我的朋友。”

小五子大声道：“不是朋友你凭什么要我脱光？”

你知不知道周瑜打黄盖的故事？”

“小罗，我发觉你很邪！”

罗天笑笑道：“你现在才发现？”

“小罗，我是真心诚意地想交你这个朋友。”

“想交，就上床脱衣，不想交，就立刻请便！”

小五子掉头而去，罗天摊摊手，倚在床上冥想。

他有太多的谜无法解开。

就以他这双手来说，有时左掌心会显出套在一起的三个圈圈，而且呈粉红色，每次出现都会使他惊喜，而且威风八面。

只不过很多时候，非但不威风，甚至很尴尬丢人。

门帘一掀，小五子又站在房门内，道：“小罗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保持君子风度。”

小罗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会尽量去作的。”

“怎么？你自己都没有把握？”

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要以这方式练习定力吗？要是把握，我还练它干什么，真是多此一问！”小五子道：“哼！你八成

没安好心!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，要干就上床，不干就走人!”

小五子心想，以他在赌坊中所表现的奇功，要逮住她真是易如反掌，可见这小子挺骄傲，他要女人，还要女人送上门，这种男人虽风流却不具危险性。

她以为一个色狼没有这等耐心。

于是上了床，而且照他的意思躺在床上。

一个大海碗放在她的胸腹之间，碗在微颤。

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不管她如何开放，这情景还是会紧张的。

小罗不动目光在她的胴体上扫描不已。

“我说过，你可能是个色狼。”

“可能是色狼，不一定就是色狼，对不?”现在他才发现小五子的胴体之玲珑剔透、晶莹细腻，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能找到比她更好的。

“好，我们开始……”小罗抓起大海碗中的骰子，道：“你练过武功对不对？别说谎，有一句说一句。”

“是的，只不过不能和你比。”

“你既然练过内功，一定能使肚皮跳舞，双峰抖动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?”

“我说的已经很清楚，你已脱光，也不必再扭捏。”

“你下流无耻!”她似要放弃，但是以小五子的个性来说，小罗这作风正对了她的胃口，她甚至以为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小罗了。

但是，她绝对不会以最后一道关卡作为建交的贿赂品。

一个人不管如何放浪，能有所不为就很难得。

小罗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不干？我又没有强迫你，是你自愿的，而现在我已看清了你的身体，你就是不干还是吃了亏。”

“小罗，你混蛋！”

小罗喟然道：“说我混蛋嘛！我实在不能否认。”

“你为什么异想天开要我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所谓‘名高惹忌，树大招风’，我小罗成名之后，宇内一些成名的老千必然纷纷向我挑战，或者表面向我学习，骨子里却希望击败我而一举成名。”

“就算如此，凭你这两套还怕不能一一过关？”

“错！没有人能永远保持不败，只有不断地超越自己。”

“怎么超越？”

“练习定力，因为赌技到了某一境界，就不仅是手法熟不熟练的问题，而在于定力是否深厚。”

“笑话！练定力非用这种方法不可？”

“告子以‘饮食男女’说明人之大欲，可见人之大欲就没有比‘饮食’和‘男女’更大更紧要的了。以女色练习定力是最有速效的办法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可是我不一定会。”

“会内功的人只要运气至某一部位，就必能做到。”

“我试试看，只不过你仍要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道理很简单，佛家语说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那是指魔由心生，而导致魔的幻生，大多由色而起。”

“这和肚皮跳舞有何关连？”

“女人的胴体再美，如果静止不动躺在那里，充其量不过

是一具雕塑，所以女人要达到‘活色生香’的境界，就必须动，如肚皮跳舞，以及腰臀蠕动等等。”

小五子试作，肚皮勉强可舞，但腰臀蠕动配合以上两种跳舞就很难达到标准的程度。

小罗掷了几次，由于动得不得要领，海碗都翻了下来。

小五子急得哭了，道：“我作不好，都是你出这馊主意！”

小罗道：“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常作就会驾轻就熟的。”

她匆匆穿上衣衫，小罗又在冥想。

等了一会，小罗仍未出声，小五子双手叉腰大声道：“你是死人？”

“我？将来一定会是死人，只不过目前还不是。”

“那你要我作了这种事也没个‘谢’字？”

“谢什么？练功夫对你自己有好处，你不是也该谢谢我？”

小五子一巴掌掴去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小罗居然未能闪过。

这怎么可能？刚才这一巴掌她本就不指望会掴中的。

小五子擎着手，呐呐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躲？”

“我不是躲过？你的动作太快……”

“你骗鬼！你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，哪会闪避不及？”

“你反正也打了我出了气，可以马上走人了！”

“你撵我走？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！”

“要留下也成，每天要为我捏脚一次，必要时要陪我睡觉……”

小五子大为失望，立刻绝裾而去。

小罗不久就离开了这家客栈。

二

黄昏。

山野中一片迷蒙，小罗吹着口哨，边走边以五枚骰子轮流向空中掷去，川流不息，有条不紊。

他的五枚骰子落入手中第一枚是三点，其余也都是三点，要一点也全部是一点，绝无差错。

渐渐地，由五枚加到七枚、九枚，一直到二十一枚。

然后随便自空中（尚未落下的骰子一配对，配好的交到左手，果然都是很大点数的对子。

要精于某一事物，必须念兹在兹，时刻不断地苦练才行。

忽然，他的视线落在前面路边的和尚身上。

这和尚正路边小便，射出很远，发出“刷刷”声。

小罗走近和尚在提裤子，回过身来。

看来四十多岁，光头上没有戒疤。

这年纪的和尚头上没有戒疤，是否代表他的慧根不深，道行太浅，或者不守清规？要不怎么会在人前方便？

“小罗，你别走……”

小罗立刻停下来，回头望着这个和尚。

他不认识这和尚，却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“和尚，你认识我？”

“废话！不然的话我会叫你小罗？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已经出了风头，也等于出了名，从此以后，必须有人找